李氏文集卷之十

雜述

南詢錄引

海虞後學顧大韶仲恭校

豁渠上人姓鄧蜀之內江人也蜀人多爲我言上人初爲諸生即以諸生鳴其自抱負也已甚平生未嘗輕以寔學推許前輩故亦未嘗以其身從諸生後強談學以爲名高雖蜀有大洲先生者文章氣節偉焉可覩上人亦未以實學許之以故師事趙老者在朝

盈朝居鄉滿鄉上人竟不屑往焉此其負也其倔強
也如此尤其可笑者趙老以學士而爲諸生講舉業于西序彼此
于東壁上人以諸生而爲諸生講舉業于西序彼此
一間耳朝夕聲相聞初不待傾耳而後聽也雖趙老
與其徒亦咸謂鄒谿已矣無所復望之矣然鄒谿卒
以師事趙老而稟學焉吾以是觀之上人雖欲不聞
道不可得已雖欲不出家不遠遊不棄功名文章以
求善友抑又安可得與吾謂上人之終必得道也無
惑也今南詢錄具在學者試取而讀之觀其間關萬
里辛苦跋涉以求必得介如石硬如鉄三十年于茲
矣雖孔子發憤忘食不知老之將至何以加焉予甚
愧焉以彼其志萬分一我無有也故復錄而序之以
自儆且以儆諸共學者中間所謂芋舍獨坐雞犬明
心雖曰水到渠成而其端實自趙老發之予固哀其
志而決其有成又以見趙老之眞能得士也

龍谿小刻

先生語錄甚多此直十之一耳然先生之學具是矣
學至先生而後大明也我　國家以大明稱豈不信

乎先生少師陽明早即聞道享年九十歲所傳者廣矣夫孔子開創之至人也然顏氏沒而未聞好學孔子固一言以斷之矣一慟幾絕有以也夫陽明中興之至人也當其時得道者如林吾不能悉數之獨淮南一派其傳爲波石之後爲趙大洲大洲之後爲鄧大湖山農之後爲羅近溪爲何心隱心隱之後爲錢懷蘇爲程後臺皆灼灼光顯不媿父祖之傳也惟先生粹然一接顏氏之絕無有痕跡可覩雖所造深達然亦因是而知人之不可以無年矣所有祭文并録于後以俟知先生者共覽觀之

儒林考引

莊生謂夫子爲魯國之儒故後之願學孔子者咸謂之儒儒之名久矣宋子願學孔子者也予實禪學何足以知之抑予曾有言曰凡論學必有寔驗然後使人樂趨而不厭今夫舉業者前有出身之路故期而至之必至出身乃已一出身而舉業之能事畢矣今夫佛以出世爲宗者也故曰世出世間世出世間者諸佛出身之謂也故一出世而諸佛之能事畢矣若

夫聖人何爲者哉無其寔而徒虛有其名彼其務爲道德不計功利則已令人厭矣無益於得是故其不爲也宋子作色而言有是哉夫聖人首言學便曰說曰樂曰不慍矣子但知佛氏以常樂我淨爲極樂世界乎不知聖人樂在其中故生則惡可已也比非其明效大驗與豈其無益于得而聖人爲之哉是癡人也子矍然起曰唯唯吾過矣吾過矣吾之失言亦已甚矣夫子與宋子相聚久矣宋子凡有言皆經典大義子獨縱言激論亹亹百千餘言而不厭若取而筆之當磐南山之竹栝東海之墨矣惜乎其不傳也然以今觀之要皆發明禪事不足復道宋子念子之溺于禪也深故持爲儒林考以示子實欲挽子以返之于儒故令子復出數語於其首然則宋子之眷眷于也眞矣故敬書數語以爲儒林考引亦以見宋子之于子雖所學不同而實未始不同也既無不同則所學亦豈有不同哉然則宋子之所得者儒林考也子之所得者禪子也殊途同歸其致一與然則學者亦惟愼其所以致之者哉致之者至之也

忠義水滸傳序

太史公曰說難孤憤賢聖發憤之所作也由此觀之古之賢聖不憤則不作矣不憤而作譬如不寒而顫不病而呻吟也雖作何觀乎水滸傳者發憤之所作也蓋自宋室不兢冠屨倒施大賢處下不肖處上馴致夷狄處上中原處下一時君相猶然處堂燕雀納幣稱臣甘心屈膝于犬羊已矣施羅二公身在元心在宋雖生元日實憤宋事是故憤二帝之北狩則稱大破遼以洩其憤憤南渡之苟安則稱滅方臘以洩其憤敢問洩憤者誰乎則前日嘯聚水滸之强人也欲不謂之忠義不可也是故施羅二公傳水滸而復以忠義名其傳焉夫忠義何以歸于水滸也其故可知也夫水滸之衆何以一一皆忠義也所以致之者可知也今夫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理也若以小賢役人而以大賢役于人其肯甘心服役而不耻乎是猶以小力縛人而使大力者縛于人其肯束手就縛而不辭乎其勢必至驅天下大力大賢而盡納之水滸矣則謂水滸之衆皆大力大賢有忠有義之人

可也然未有忠義如宋公明者也今觀一百單八人者同功同過同仇同生其忠義之心猶之乎宋公明也獨宋公明者身居水滸之中心在朝廷之上一意招安專圖報國卒至于犯大難成大功服毒自縊同仇而不辭則忠義之烈也眞足以服一百單八人者之心故能結義梁山爲一百單八人之主最後南征方臘一百單八人者陣亡已過半矣又智深坐化于六和寺燕青湖泣而辭王二童就計于混江宋公明非不知也以爲見幾明哲不過小丈夫自完之計決非

忠于君義于友者所忍屑矣是之謂宋公明也是以謂之忠義也傳其可無作歟傳其可不讀歟故有國者不可以不讀一讀此傳則忠義不于君側矣賢宰相不可以不讀一讀此傳則忠義不在水滸而皆在朝廷矣兵部掌軍國之樞督府專閫外之寄是又不可以不讀也苟一日而讀此傳則忠義不在水滸而皆爲干城心腹之選矣否則不在朝廷不在君側不在干城腹心烏乎在在水滸此傳之所爲發憤矣若夫好事者資其談柄用兵者藉其

謀畫要以各見所長烏睹所謂忠義者哉

子由解老序

食之于飽一也南人食稻而甘北人食黍而甘此一南一北者未始相羨也然使兩人者易地而食焉則又未始相弃也道之于孔老猶稻黍之於南北也足乎此者雖無羨于彼而顧可弃之哉何也至飽者各足而眞飢者無擇也蓋嘗北學而食于主人之家矣天寒大雨雪三日絕糧七日飢凍困踣望主人而向往焉主人憐我炊黍餉我信口大嚼未暇辨也撤案而後問曰豈稻粱也歟奚其有此美也主人笑曰此黍稷也與稻粱埒且今之黍稷也非有異于向之黍稷者也惟甚飢故甚美惟甚美故甚飽子今以往不作稻粱想不作黍稷想奚子聞之慨然而歎使子之于道若今之望食則孔老暇擇乎自比專治老子而時獲子由老子解讀之解老子者衆矣而子由稱最子由之引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夫未發之中萬物之奥宋儒自明道以後遞相傳授每令門弟子看其氣象爲何如者也子由乃獨得微言於殘

篇斷簡之中宜其善發老子之蘊使五千餘言爛然如皎日學者斷斷乎不可以一日去手也解成示道全當道全意寄予瞻又當予瞻意今去予由五百餘年不意復見此奇特嗟夫亦惟眞飢而後能得之也

老子解序

嘗讀韓非解老未始不爲非惜也以非之才而卒見殺于秦安在其爲善解老也夫彼以柔弱而此以堅強此勇于敢而彼勇于不敢固已分圓氷炭若矣而謂道德申韓宗祖可歟蘇子瞻求而不得乃彊爲之說曰老子之學重于無爲而輕于治天下國家是以仁不足愛而禮不足敬韓非氏得其所以輕天下之術遂至殘忍刻薄而無疑嗚呼審若是則不可以治天下國家者也老子之學果如是乎夫老子者非能治之而不治乃不治以治之者也故善愛其身者不治身善愛天下者不治天下凡古聖王所謂仁義禮樂者皆非所以治之也而況一切刑名法術歟故其著書專言道德而不言仁義以仁雖無爲而不免有爲義則爲之而有以爲又甚矣是故其爲道也以虛

爲常以因爲綱以善下不爭爲百谷之王以好戰爲
樂殺人以用兵爲不得已以勝爲不美以退爲進以
敗爲功以禍爲禍以得爲失以無知爲知無欲爲欲
無名爲名孰謂無爲不足以治天下乎世固未知無
爲之有益也然則韓氏曷爲愛之曰順而達者帝王
之政也逆而能忍者黃老之術也順而達則以不忍
之心行不忍之政是故順事恕施而後四達不禦其
效非可以旦夕責也逆而能忍者不見可欲是也是
故無政不達而亦無心可推無民不安而亦無賢可
尚如是而已矣此至易至簡之道而一切急功利者
之所尚也而一切功利者欲效之而不得是故不忍
于無欲而忍于好殺不忍以已而忍以人不忍于忍
而忍于不忍學者不察遂疑其原而曰道德之禍其
後爲申韓也如此夫道德之後爲申韓固矣獨不曰
仁義之後其禍爲篡弒乎古今學術亦多矣一再傳
而遂失之其豈不可勝言者豈少哉獨老子乎由此
觀之則謂申韓原道德之意亦奚不可予性剛使氣
患在堅强而不能已苟也喜讀韓非之書又不敢再

以道德之流生禍也而非以道德故故深有味于道德而爲之解并序所以語道德者以自省焉

初潭集序

臨川王撰世說自末以及魏晉二百年間物耳上下古今固未備也氏類林起自羲軒迄于勝國備矣而復遺世說豈以世說爲不刊之書邪其見卓矣其見卓固仍復爲不刊之書焉今觀二書雖千載不同時金宛然丰神若一學者取而讀之于焉悅目于眞前後自相映發令人應接不暇也譬則傳神寫照于阿堵之中目睛一點則其人懍懍自有生氣益三毛更覺有神且與其不可傳者而傳之矣雖曰以無爲有亦奚不可若夫四體妍媸本無關于妙處千載而後倘有神師我知其不屑也而況顧虎頭哉然則世間非無畫師也亦曰徒能具四體妍媸云耳神者不傳爲日已久二書之不刊其道固在于是李和尚曰是書也合之則連璧分之則雙珠世說類林自爾並行於世無疑矣若劉孝標之注世說是一世說也有世說而不得注世說者是

尚爲眇一目未可也然則劉氏注世說亦世說也類林者廣世說亦世說也而類林備矣夫既謂之廣世說矣設若以世說合于類林以少從多以多現少合而爲連璧又奚不可吁此又老人開卷之一便者非自附于昔賢而曰吾老矣猶能述而不作也類林成于萬曆戊子之春予以是秋築室龍潭之上至潭而讀之讀而喜喜而復合賞心悅目於是焉在今一書如故不益一毛故不敢復名其書而但曰李氏初潭首讀此也嗚呼何代無人特憾無識人者何世希音特憾無賞音者今不念傳神者之難遇而徒羨人物之盛於魏晉亦惑矣謝安石有云顧長康畫有蒼生以來所無今夫千古人物猶魏晉也而顧長康邈矣寧是以歎之然則李氏初潭雖志喜也亦志歎也

又序

初潭者何言初落髮龍潭時即纂此故曰初潭也夫卓吾子之落髮也有故故雖落髮爲僧而實儒也是以首纂儒書焉首纂儒書而復以德行冠其首然則

善讀儒書而善言德行者實莫過于卓吾子也序曰有德行而後有言語非德行則言語不成矣有德行而後有政事文學非德行則政事文學亦不成矣是德行者虛位也言語政事文學者實施也施內則有夫婦有父子有昆弟施外則有朋友有君臣孰能闕一而可乎今且以夫婦言之舉夫婦一端又且以許允阮新婦一人言之觀其欲責許允之好色而先詰以士有百行之一言頓使允夫反情易嚮來相敬重則言語可少哉又知明主不可情求而宜奉之以理知無預諸兒事而但教以如常方允之被收也婦猶在織而機不下史贊其與允書極爲悽愴則政事文學又何如也一婦人之身未嘗不備此三者何況人士故孔門別四科而首德行言其該括于此也故言德行則三者在其中非三者則德行將何所見乎言夫婦則五常可知豈有舍五常而別有言語政事文學乎此非臆論也孔氏之說也至爲易知至爲簡能者也亦既自幼習孔氏之學矣是故亦以其學纂書焉書誠可矣何以可曰可也簡

晉川昔轄楚滿始會予與余善至是讀禮山中予往弔焉晉川喜予至故留予坐可以栖托晉川沁水人而家于沁之坪上村坪上去沁百里村居不足數十家頗岑寂予喜其岑寂也亦遂留天寒夜永語話遂長或時予問而晉川答或時晉川問而予應使平子若在不知幾番絶倒矣惜哉無人記錄也故予亦每日自嘆息焉晉川之子用相用健者二人有時在坐與聞之而心喜然亦不過十之一二矣退而咸錄其所聞之最親切者又不錄則又不過百之一二矣然時日既多積久亦成帙予取而覆視之不覺俯几歎曰是錄也乃吾二人明燈道古之實錄也宜題其由曰明燈道古錄遠之不足以繼周邵近之不足以繼陳王然此四先生者精爽可畏亦必喜而讀之曰是明燈道古之錄也是猶在門庭之内也眞不謬爲吾家的統子孫也然則晉川之留予也果不虚坪上于今不岑寂矣宜梓而傳之俾天下後世知吾二人并其二子不虚

庚時光也與哉晉川姓劉名東星字四方之人也無名姓但聞有呼之爲李卓吾者即自以爲李卓吾至坪上又聞有呼之爲七十一歲李老子者即自以爲李老子云

附劉晉川書道古録首

予西鄙之人也拘守童句不知性命爲何物入楚期年而暑患作思親之念轉亟欲息此念則不能欲從此念亦不能真令人徬徨無所依依處聞有李卓吾先生者棄官與家隱于龍湖龍湖在麻城東去會城稍遠予雖欲與之會而不得又聞有譏之者予亦且信且疑之然私心終以去官爲難去家尤難必自有道存焉欲會之心未始置也會公安表生令吳令者與之偕遊黃鶴磯而栖托于二十里外之洪山寺予就而往見焉然後知其果有道者雖棄髮蓋有爲也嗟夫此身若棄又何有於家何有於官乎乃區區以形跡議之以皮毛相之者失之遠矣嗣後或迎養別院或偃息窆邸朝夕談吐始恨相識之晚云兒相時亦在側聞其言若有

默契者一時吾鄉趙新盤王正吾叅政楚藩皆獲見其面李克菴時撫三楚亦獲讀其書三公者遂皆信之以爲真人矣別後宦遊燕趙雖聞問不絕而欲從末由比者讀禮山中艸土餘息懼有顛墜特遣兒相就龍湖問業先生欣然不遠千餘里與兒偕來從此山中歷秋至春夜夜相對猶子用健復夜夜入室質問學庸大義盖先生不喜紛雜唯終日閉戶讀書每見其不釋手鈔寫雖新學小生不能當其勤苦也彼謗先生者或未見先生耳倘一見先生即暴强亦投戈拜矣又何忍謗又何能謗之耶相與健等既獲錄其所聞之百二予遂亟令梓行雖先生之意亦予意也亦相與健等之同意也

孫子叅同序

蒙谿張鏊先生序武經七書其畧曰文事武備士君子分內事也姬鼎奠而尚父之勳可紀群雄角而孫吳之畧稱强天不生仲尼則斯文之統以墜天不生尚父則戡亂之武曷張七書六經固仁義一原之理

陰陽貞勝之符也今之士大夫何偁不然乎高爵以
崇之厚祿以養之其受之君者重矣一旦邊夷猖獗
小醜跳梁則栗肱戰股撫髀撚髯顧後瞻前張皇錯
諤又從而自諉曰儒專習文將專用武原是兩途縱
儒有知兵者然亦射不穿札騎不絕塵不思子房無
三尺之軀淮陰無縛鷄之力綸巾羽扇指顧而挫鋒
芒隻馬單騎談笑而退戎虜所貴乎士者一究心之
耳若能以臥側爲邊防以走使爲卒伍則折衝尊俎
決勝几席不難矣正正之旗堂堂之陣豈專在孫吳

與太公也耶李卓吾曰此言固知武事之爲重矣然
猶不免與文士爲兩也猶以治世尚文而亂世用武
分治亂時世爲二也猶以太公似未可繼斯文之統
而孔子似未可謀軍旅之事也夫軍旅之事雖孔子
且未嘗學而可責之鯫生小子乎且世儒之不如郭
令公諸葛武侯者固衆也而獨我也乎我能通經學
道四六成文即可稱名士不愧名儒矣彼吳起淮陰
諸人有才無行又況皆非吾之所屑者則蒙谿此言
未免使人以不信也然其言曰仁義一原陰陽貞勝

則確論矣夫天下未有有仁而無義亦豈有有陽而無陰獨陽不生獨陰不成謂文專指陽而武專指陰則不但不成武而亦不成文矣故予嘗譬之人身然夫人身有手有足盖皆所以奉衛此身者也故凡目之所欲視耳之所欲聽舌之所欲嘗身之所欲安非手足則無從而致也故一身而非手足則欲飲誰與持欲食誰與供欲衣誰與穿欲遠行誰與到我欲尊吾身誰與跪拜而致恭我欲愛吾身誰與奔走而趨事是文用也固此手與足也一旦有外侮或欲我跌也度不能敵則足自能走度能敵則足自能與之交或欲我搏也度不能敵則自能舉手以相蔽度能敵則自能反手而推擊之是武用也亦此手與足也非他物也故平居無事則手持而足行有所緩急則手抵而足踢執匕箸者此手而執棍棒者亦此手也執茶挑者此手而執刀劒者亦此手也伸之則爲掌可以恭敬而奉將揑之則成拳可以敵愾而禦侮雖手足亦不自知其孰爲文用而孰爲武用者盖衛生之物天寔畀之豈直于人爲然雖禽獸亦若此焉耳矣

齒牙爪角咸有其物各適于用未嘗少缺也唯是痿
痺不仁之者則文武皆廢不可齒于人數明矣此皆
待人而後得以苟延其生者文用且無況武用耶然
則儒者自謂能文而不能武有是理耶既不能武又
豈復有能文之理耶則亦不過取給于聞見借功于
昔賢而已是自痿痺而自不知也是待人而後能起
居飲食而恬强以爲一以教天下萬世也故因
不以七書與六經合而爲一
讀孫武子而以魏武之注爲精當又參考六書以盡
而復論著于各篇之後爲感歎深矣

附梅衡湘序

兵猶禪也極其用海墨畫而不盡究其精即一言
不可得古今兵法言慮數十百家世所尊爲經者
七而首孫子孫子之言曰 叵正之變不可勝窮也
又曰微乎微乎至于無形神乎神乎至于無聲合
而言之思過半矣予友禿筠先生深于禪者也于
兵法獨取孫子于注孫子者獨取魏武帝而以餘
六經附于各篇之後注所未盡悉以其意明之可

謂集兵家之大成得孫子之神解予在雲中始得讀之雲中于兵猶齊魯之于文學其天性也故爲廣其傳使人知古今兵法盡于七經而七經盡于孫子若普讀之則十三篇皆糟粕也況其他乎予家居與禿翁未數見見亦未與深談且不知有禪云論兵及予在行間無與語者思可共事無如禿翁時禿翁寓楚楚諸大夫正憂賊禿翁曰毋憂梅生往矣是必能辦賊者夫予兩人者未相與譚而心相信此其故即使予兩人者言之亦未可得也

禿翁者李贄號卓吾子

李批選序

古之聖人言必可用用必其言雖所言不同然未嘗有一言而不可用雖所用不同然未嘗有欲用而不知其言者則吳起申韓其最著也吳子一書吳起之言也當時用之魏則魏強用之楚而楚伯矣韓非之擬申商曰申子專任術而商君純用法韓子之擬二子亦二子之自擬也今觀商君相秦才十年耳卒至富強而令秦成帝業雖能殺其身而終不能不用其

法申子韓弱小之韓以當暴秦之衝終其身國治兵
強秦至不敢加兵者一十五年則三子之用何
如也而況不爲三子者乎而況不爲刑名法術之家
者乎自今觀之太上者學無學爲無爲事無事者也
故其道不道其德不德人不我用我固不用人或用
我我亦不用此其人其言其用也如此予烏能知之
哉予又烏能言之而又何敢言之與姑置是管夷吾
者無學爲學無爲爲爲無用爲用者也故道則因道
德則因德用我我未嘗用不用我我未嘗不用此其

道微而難知其爲術明白而難測其爲法也轉圓
而不可窺以涯涘予又烏能知之予又烏能言之而
又何敢言之與矣上而無爲如仲父下至有爲如申
吳其中言而必可用用而必當言者何多也蓋雖至
于蘇張范蔡之徒其人雖反覆變詐而難信其言利
害則曉然分晰而可審但非無用之言即爲有德之
言即爲聖人之言不可以蘇張目之明矣而況申商
吳起數子乎而況不爲申商吳起者乎墨子是已予
讀墨子謬爲批選而意其言之可用者如此雖然予

又何敢言之言之則其罪大矣

因果録序

釋氏因果之說即儒者感應之說予在白下時聞嘉禾有慕空居士者道是太上感應篇最膚淺茲與一二同志遂梓而序之以見其最不膚淺也近者延年遠者昌厥後次則生天高則徑生淨土豈膚淺也哉昔以此序序感應篇故今復以此序序因果録夫感應因果名殊理一是故不妨重出也其序曰天下之理感應而已感則必應應復爲感儒者盖極言之且夫上帝何常之有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故曰獲罪于天無所禱也天人感應之理示人顯矣彼談性命者以福禄壽爲刻夢縱欲樂者以殺盜婬爲天性不能脩慝辨惑而謂報應非聖人之經不能愛物仁民而謂去殺乃惑世之語噫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雖祭祀燕饗禮不可廢亦必遠庖廚焉聖賢豈導人于殺乎愛物如此仁民可知此大德者所以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其名與壽也如感應之理爲誣聖人何用諄諄焉明五福以勸之

而爲是斷然必得之語哉是篇言簡旨嚴易讀易曉足以破小人行險僥倖之心以陰助刑賞之不及凡我有官君子道學先生但知與善之公勿執異同之見則言出人信靡感不通豈直愚民之福某也受賜多矣

淨土決前引

維摩大士云隨其心淨則佛土淨阿彌陀佛極[illegible]國土者土之淨也念阿彌陀佛極樂國土者心之淨也念阿彌陀佛極樂國土便生阿彌陀佛極樂國土者隨其心淨則佛土淨也然則念佛者念此淫二也參禪者參此淨土也果何以別乎故念佛者必定往生淨土矣參禪者亦豈能舍此淨土而別有所往耶若別有所往是二土也非淨也阿彌陀佛極樂國土不容如是也參禪者固不待往生矣念佛者亦豈待有所往而後生耶若必待有所往而後生則是此以念佛而往彼彼以念我而來此一來一往亦是二土也非淨也阿彌陀佛極樂國土亦不容如是也故知阿彌陀佛淨土即自心淨土念佛參禪即所以自淨其

心奉勅諸學者無高視禪客而輕目淨土也故集諸
上聖勅人脩淨土之語而合之以淨土決

三教品序

三教聖人頂天立地不容異同明矣故曰天下無二
道聖賢無兩心我　高皇帝統一寰宇大造區夏其
敬孔子敬老子敬釋迦佛有若一人然其　御製文
集凡論三教聖人往往以此兩言斷之以見其不異
也夫既謂之道謂之心矣則安有異哉則雖愚夫愚
婦以及昆蟲草木不能出于此道此心之外也而況

三教聖人哉蓋非不欲二雖欲二之而不得也非不
欲兩雖欲兩之而不能也今天下車書大同脩行齊
軌有不遵者加以常刑一以　高皇帝為師以　高
皇帝之謨訓為律乃觀塲矮子敢侮聖言不遵棄謨
訓不目非毀老佛輕詆仙釋唯勦襲胡元穢說雷同
末末膚見是生今反古居下倍上大戮之民也故因
敬讀　高皇帝　文皇帝御製文集錄之以為三教
品嗚呼聖有謨訓明徵定保是書明白切至如此生
今之世為今之臣而敢以塵土視之束而不復觀置

而不復讀吾恐國憲可畏不宜自甘于刑戮也與哉

高同知奬勸序 高係士官父祖作逆

予嘗語高子曰我 國家統一寰宇澤流區內威制六合不務廣地而地自廣盖秦皇所不能臣漢武所不能服者悉入版圖矣若干羽之格東漸西被朔南暨及以今視之奚啻千百邪然此人能言之矣吾且言其設官分職以爲民極者與子揚厲之可乎夫滇南迤西流土並建文教敷洽二百餘年矣盖上採前王封建之盛制下不失後王郡縣之良規者也夫前有封建其德厚矣而制未周後有郡縣其制美矣而德未厚惟是我 朝上下古今俯仰六王囊括并包倫制兼盡功德盛隆誠自生民以來之聖之所未有也故予謂若我 聖朝卜世卜年豈特丕若有夏勿替有殷且兼成周有道之長衍漢唐宋無疆之曆萬億斯年未有艾矣此豈直爲小臣祝願之私哉其根本盛者其枝葉無窮理固然耳雨高氏之先吾不知其詳矣自爲內臣以來我 高皇帝憐其來歸而不忍遷之也則使之仍有土之業因其助順而不忍絕

之也則使之與于世及之典又念其先世曾有功德于民而吾兵初不血刃也則授以大夫之秩以延其子孫而隆其眷夫當混一廓清之日摧枯拉朽之際謀臣猛將屯集如雲設使守漢唐之故事或因其來歸也而待以不死可若何或因其效順也而遂遷之內地使不得食其故土之毛可若何雖其先或有功德而沒世勿論也其又若之何故吾以謂我　祖宗之恩德至厚也且今之來此而爲郡守州正縣令者豈易也哉彼其讀書曾破萬卷胸中兵甲亦且數十萬積累勤矣苟萬分一中選亦必遲回郎署十餘年跋涉山川萬餘里視子之爵不甚加而親戚墳墓則遠矣然猶日惶惶焉以不得稱厥職是懼一有愆九即論斥隨之與編戶等矣其來達其去速其得之甚難而失之甚易也如此回視吾子安步而行乘馬而馳足不下堂階而終身逸樂累世富貴不絕未嘗稽顙闕廷而子孫秩爵與流官埒是可不知其故乎且夫汗馬之功臣其殊勛懋伐載在盟府尚矣乃其後嗣不類或以驕奢毀敗雖有八議不少假借舛之衛

所其先世非與于拔城陷陣之勛則未易以千戶賞
況萬戶乎今其存者無幾矣幸而存非射命中力搏
虎則不得以破格調其乎日非敬禮君子愛恤軍人
則不可以久安亦既岌岌矣惟土官不然若有細誤
輒與盖覆若有微勞輒恐後時郡守言之監司監司
言之臺院而賞格下矣夫同一臣子同一世官也乃
今以郡守則不得比以衛所主官則不得比以功臣
之子孫則又不得比其故何哉盖功臣之子孫恐以
恃功而驕也則難制矣故其法不得不詳非故漢之

也若郡守則節制此者也非大賢不可衛所世空則
擁衛此者也非强有力知禮義亦不可故宜其責之
備耳夫有擁衛以防其蔓有節制以杜其始則無事
矣故吾子得以安意肆志焉以世受有爵之榮是其
可不知恩乎知恩則思報思報則能謹守禮而重犯
法將與我　國家相爲終始無有窮時其何幸如之
予既與高子時時作是語已今年春巡按劉公直指
鐵驄大敝群吏乃高子亦與獎賞然則高子豈不亦
賢哉高子年幼質美深沉有智循循雅飭有儒生之

風焉其務世其家以求克盖前人者尤可嘉也于戲
予既直書褒語懸之高門以為高氏光寵矣因同官
之請又仍次前語以賀之其尚知恩報恩以無棄予
言無負于我 國家可也

送鄭大姚序

昔者曹參以三尺劍佐漢祖平天下及為齊相九年
而齊國安集嚴助請汲長孺任職居官無以喻人至
出為東海而東海大治今觀其所以治齊治東海者
實大不然只稱汲黯慷慨倨傲少禮初授為滎陽令不
受耻之後為東海病臥閨閤內歲餘不出參日夜飲
醇酒不事事吏舍日飲歌呼參聞之亦取酒張坐飲
歌呼與相應和此豈有軌轍蹊徑哉要何與于治而
能令郡國以理也語曰其身正不令而行莊以蒞之
動之不以禮未善也以予所聞則二子者將不免以
其不正之身肆于民上不莊不正得罪名教甚矣而
卒為漢名相古之社稷臣者何也豈其所以致理者
或自有在彼一切觀美之具有不屑歟抑苟可以成
治于此有不計與將民寔自治無容別有治之之方

歟是故恬焉以嬉遨焉以遊而民自理也夫黃帝遠矣雖老子之學亦槩乎其未之聞也豈二子者或別有黃老之術未可以其畔于吾之教而非詆之與吾聞至道無爲至治無聲至教無言雖賜也亦自謂不可得聞矣豈其于此實未有聞而遂不知求之繩墨之外也予甚疑焉而未敢以告人屬鄭君爲大姚令乃以予平昔之所疑者質之夫大姚滇下邑也僻小而陋吾知君久矣其不受也觀君魁然其容充然其氣洞然不設城府其與上大夫言如對群吏處大庭如在燕私偃倨似汲黯酣暢似曹參此豈儒者耳目所嘗睹託哉君獨神色自若飲噉不輟醉後耳熱或歌詩作大字以自娛陶陶然若不以邑事爲意而邑中亦自無事嗟夫君豈亦學黃老而有得者邪抑天資冥契與道合眞不自知其至于斯也不然將懼儒者竊笑而共指之矣而寧能遽爾也邪吾與君相聚二載餘矣亦知君之爲人矣今其歸也其有不得者乎夫淵明辭彭澤而賦歸去採菊東籬有深意矣刺史王弘一旦二十千擲付酒家可遂謂世無若人焉

一知陶令之賢乎阮嗣宗曠達不仕聞步兵厨有酒求爲校尉君既耻爲令矣縱有步兵之達莫可告語況望有知而大用君者亦惟有歸去而已行李蕭條童僕無歡直云窮矣能無慟乎如君作達皆可勿恤也君第行吾爲君屈指而數之計過家之期正菊花之候飲而無資當必有自衣送酒如賢刺史王公者能令君一醉爾也

李中丞奏議序 代作

傳曰識時務者在于俊傑夫時務亦易識耳何以獨

許俊傑爲也且夫俊傑之生世不當有而事之當務則一時不無若必待俊傑而後識則世之所謂時務者皆非時務者歟抑俊傑之所識者必後傑而後識非後傑則終不能識歟吾是以知時務之大也奏議者議一時之務而奏之朝廷行之邦國斷斷乎不容以時刻緩焉者也奏議多矣而唐獨稱陸宣公者則以此公之學有本其于人情物理靡不周知其言詞温厚和平深得告君之體使人讀其言便自心開目明惟恐其言之易盡也則真所謂奏議矣然亦不過德

宗皇帝時一時之務耳蓋德宗時既多艱又好以猜忌爲聰明故公宛曲及之長短疾徐務中其肯綮以達乎膏肓直欲窮之于其受病之處竊弊之源令人主讀之不覺不知入其中而不怒則奏議之最也若非德宗之時則又烏用此哉漢有鼂賈鼂錯有論賈誼有策今觀誼之策如改正朔易服色早輔敎等皆倣倣周官而言之此但可與俗儒道爾可向孝文神聖之主談也然三表五餌之策推恩分王之策以梁爲齊趙吳楚之邊割淮南諸國以益梁而分王其子梁地二千餘里卒之滅七國者梁王力也孰謂洛陽年少通達國體識時知務如此哉至今讀其書猶想見其爲人欲不謂之千古之俊傑不可得矣若錯之論兵事與夫募民徙邊屯田塞下削平七國等皆一時急務千載石畫未可以成敗論人妄生褒貶也蓋時者如艱鳥之趨時務者如易子之交務稍緩其時不知其務則殆孰謂時務可易言哉其勢非天下之俊傑固不能以識此矣宋人議論太多雖謂之無奏議可也然藉文忠公實推陸忠宣奏議矣今觀其上

皇帝諸書與其他奏議眞忠所議膾讀之自然慟哭流涕又不待以痛哭流涕自言也然亦在坡公時當務之急耳過此而徵欽則無用矣亦猶鼂賈之言只可對文景武三帝道耳過此則時非其時又易其務不中用也予讀先賢奏議其所以尚論之者如此今得中丞李公奏議讀之雖未知其于鼂賈何如然陸敬輿蘇子瞻不能過也故因書昔日之言以請教于公公其信不妄否如不妄則願載之末簡

自刻說書序

予雖自是而惡自表暴又不肯借人以爲重既惡表暴則宜惡刻書而卒自犯者何則以此書有閔于聖學有關于治平之大道不欲以惡表暴而遂已也既自刻矣自表暴矣而終不借重于人則不信不從明矣不信猶可倘有罪我者其將若之何此又予自是之病終不可得而破也寧使天下後世以我爲惡極罪大而終不肯借人之力以徵人之信我從我雖然倘有大賢君子欲講修齊治平之學者則予之說書其可以一日刻乎是爲自刻說書序

先行錄序 代作

海虞後學顧大韶仲恭校

言一也有先行之言有可行之言又有當行之言吾嘗以此三言者定君子之是非而益以見立言者之難矣何謂先行之言則夫子之告子貢是已既已先行其言矣安有言過其行之失乎何謂可行之言則易也中庸也皆是也易曰以言乎遠則不禦是遠言皆可行也以言乎邇則靜而正是邇言皆可行也以

言乎天地之間則備是天地之間之言皆可行也甲
庸曰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夫夫婦能行則愚不
肖者自謂不及賢知者自謂過之皆不可得矣其斯
以爲可行之言乎既曰可行之言則言之千百世之
上不爲先行之千百世之下不爲後則以言行合一
先後並時雖聖人亦不能置先後于其間故也若夫
當行之言則雖今日言之而明日有不當行之者而
況千百世之上下哉不獨此也舉一人而言在仲由
則爲當行而在冉求則爲不當行矣蓋時異勢殊則
言者變矣故行隨事遷則言焉人殊安得據往行以
爲典要乎前言以救尾生耶是又當行之言不可以
執一也夫當行而後言非通于道者不能可行而後
言非深于學者不能若中丞李公眞所謂通于道深
于學者也故能潔已裕人公恕並用其言之而當行
而可行者乎乃今又幸而獲讀所爲從政集者則又
見其在朝在邑處鄉處家已往之蹟皆如是也所謂
先行其言者也某是以知公之學實學也其政實政
也謂之曰先行錄不亦宜乎然既先行其言矣又何

不當行之有又何不可行之有

時文後序 代作

時文者今時取士之文也非古也然以今視古固非今與後觀今今復爲古故曰文章與時高下高下者權衡之謂也權衡定乎一時精光流于後世曷可苟也夫千古同倫則千古同文所不同者一時之制耳故五言與則四言爲古唐律興則五言又爲古今之近體既以唐爲古則知萬世而下當復以我爲唐無疑也而況取士之文乎彼謂時文可以取士不可以行遠非但不知文亦且不知時矣夫文不可以行遠而可以取士未之有也國家名臣輩出道德功業文章氣節于今爛然非時文之選與故棘闈三日之言即爲其人終身定論苟行之不遠必言之無文不可選也然則大中丞李公所選時文要以期于行遠耳矣吾願諸士留意觀之

張橫渠易說序 代作

橫渠先生與學者論易久矣後見二程論易乃謂其弟子曰二程深明易道吾不如勇徹舉比變易而從

之其勇也如此吾謂先生即此是易矣晉人論易每拈之以三言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是易簡一易也又曰不易乎世是不易一易也又曰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不可爲典要惟變所適是變易又一易也至簡故易不易故深變易故神雖曰三言其實一理深則無有不神神則無有不易矣先生變易之速易如反掌何其神乎故吾謂先生即此是易矣作易說序

龍溪先生文錄抄序

龍溪王先生集共二十卷無一卷不是談學之書卷凡數十篇無一篇不是論學之言大學問之道一言可蔽卷若積至二十篇或累至數十能無贅乎然讀之忘倦卷卷若不相襲覽者唯恐易盡何也蓋先生學問融貫温故知新若滄洲瀛海根于心發于言自時出而不可窮自然不厭而文且理也而其誰能贅之與故予嘗謂先生此書前無往古今無將來後有學者可以無復著書矣蓋逆料其決不能條達明顯一過于斯也而刻板貯于紹興官署印行者少人亦罕讀又先生少壯至老一味和衷大同無我無新奇

可喜之行故俗士亦多不悅先生之爲人而又肯讀
先生之書乎學無眞志皮相相矜率以自誤雖先生
萬語千言亦且奈之何哉今春予偕焦弱侯放舟南
遊過滄洲見何泰寧泰寧視龍溪爲鄉先生其平日
厭飫先生之教爲深熟讀先生之書已久矣意欲復
梓行之以嘉惠山東河北數十郡人士即索先生全
集于弱侯所弱侯載兩船書一時何處見索泰寧爲
約是秋專人來取而命予圈點其尤精且要者曰吾
先刻其精者以誘之令讀然後梓其全以付天下後
世夫先生之書一字不可輕擲不刻其全則有滄海
遺珠之恨然簡帙浩繁將學者未覽先厭又不免有
束書不觀之歎必先後兩梓不惜所費然後先生之
教大行蓋先生之學具在此書若苟得其意則一言
可畢何用二十卷苟不肯讀則終篇亦難又何必二
十卷也但在我後人不得不冀其如此而讀如此而
終篇又如此而得意于一言之下也泰寧之言如此
其用意如之何秋九月滄洲使者持泰寧手札果來
索書白下適寻與弱侯咸在館弱侯遂付書又命予

書數語述泰寧初志并付之許新春二三月予可以
覽新刻矣將見泰寧學問從此日新而不能已斷斷
乎其必有在于是斷斷乎其必有在於是

易因小序

李禿翁序讀易之因云余自幼治易復改治禮以禮
經少決科之利也至年十四又改治尚書竟以尚書
窮祿然好易歲取易讀之而讀輒不解輒亦遂止然
終好也以終好故輒止輒讀唉不知凡幾讀而凡幾止
因自恨顓愚決不能觀象玩辭觀變玩占若所云其
爲棄物無疑於是始投荒谷專一究心釋典老莊諸
書雖若因而有契於畫前之易然尚未敢明言讀易
以易道深也今余年七十又四矣稱遊都下獲偕焦
弱侯先生南行先生深明易道其徒方時化者亦通
易以先生家白下即自新安徙家來就先生以居以
故每夜輒會每會輒講每講輒與坐而聽焉有新得
時化又輒令其徒汪本鉌記載之既成裒即且印行
以請正四海高明上士而令余述其因如此余因而
述曰余不意既老乃遂得以讀易遂得以終老遂得

以見三聖人之心于千百世之上也蓋至今日而老
莊釋典不足言矣此非焦先生之功方時化伯兩諸
君之力與其夜夜往聽者新安吳明貢亦與汪本鈳同里然本
人有時往聽者白下馬逢暘亦焦先生門
鈳從余自北而南閱四歲矣而終不思歸殆少年之
極篤志者最後乃得山西劉用相自沁水迢遞而來
欲面聽焦先生與方伯兩易說從秋徂冬經春不去
入一奇也嗚呼是余之幸也夫是余之所喜述也夫

讀易要語

文王彖辭其言約其旨深非夫子讀而傳之後之人
終不可得而讀也唯夫子於易終身焉是故舉其象
指其義陳其辭以至聖之心合前聖之心而後義畫
文理燦然詳明厥功大矣雖謂夫子彖傳即所以註
解文王彖辭可也後之人又何以贅爲夫唯不免有
贅矣以故夫子之傳明而復晦贅贅无已晦晦相仍
易道大喪乃後之用易者反師其所訓詁即以爲眞
聖人之神化自入於過而欲教人寡過也不亦甚與
故世之讀易者只宜取夫子彖傳詳之必得其神化

之自然乃已不然寧不讀易不可誤述醫方以傷人
也雖然夫予在當時亦已知文王之彖至精至約至
約至精非神聖莫能用矣是故於彖傳之外復爲六
十四卦象傳以教後世之君子予嘗怪其與彖傳不
倫每每置而不讀後思而得之乃知文王之深於憂
患也故于六十四卦之辭專一發揮神聖心事不至
入險而後悔而夫子復舉中乘有言之教俾齒莽如
余者得而讀之亦可以省愆而寡于怨尤分明是爲
余中下之人說法實與彖傳不倫也因稍稍取而並
讀之嗚呼聖无兩心人有上下雖夫子其奈我何古
嘗私論之曰易有六十四卦是易之六十四大乾坤
世界也易有三百八十四爻是易之三百八十四小
乾坤世界也一卦自爲一卦一爻自爲一爻一世界
自爲一世界不可得而同也六十四卦之彖專一發
明六十四位神聖大人事也六十四卦之象專一發
明六十四位君子學人事也總之則有一百二十八
人分之則神聖也君子也兩途各別不可得而混也
然六十四位神聖未嘗不能爲此六十四位君子之

事而六十四位君子求一神聖之影響不可得矣故
余又願後之君子要以神聖爲法法神聖者法孔子
者也法文王者也則其餘亦无足法矣

關王告文

惟神忠義貫金石勇烈冠古今方其鎮荆州下襄陽
也虎視中原奪老瞞之精魄孫吳猶鼠竄割據之英
雄目中無魏吳久矣使其不死則其吞吳幷曹豈但
使魏欲徙都已哉其不幸而不成混一之業復邠金
之舉者天也然公雖死而呂蒙小醜亦隨吐血以矣
蓋公以正大之氣壓孤媚之孤雖不遑料其詐而呼
風震霆猶足被權奸之當駕霧鞭雷猶足裂讒賊之
肝固宜其千秋萬祀不閒海内外足跡至與不至無
不仰公之威烈蓋至于今日雖男婦老少有識無識
無不拜公之像畏公之靈而知公之爲正直儼然如
在宇宙之間也某等來守茲土慕公如生欲使君臣
勸忠朋友效義固因對公之靈復反覆而致意焉彼
不知者謂秉燭達旦爲公大節噫此特硜硜小丈夫
之所易爲而以此頌公公其享之乎

李中谿告文

公從幼嗜學到老不倦人無微而不收言無誕而不錄誕言靡信公意彌篤盖衆川合流務欲以成其大土石並砌務欲以實其堅是故大智若愚焉耳公之向道其篤也如此平生祿入盡歸梵宮交際問遺惣資貧乞六度所稱布施忍辱精進者公誠有之李贄曰公倜儻非常人也某見其人又聞其語矣世廟時駕幸承天公爲荊州惟時有司不能承宣德意以致縴夫走渴疫死無數公先期市藥材煮參蓍令置水次役無病者後築堤障江人感公爭出力至于今賴焉夫其所市藥費不過四五百金耳而令全活者以萬計又卒致其力築堤爲荊人世世賴公之仁心盖若此矣公初第由翰林出爲縣令又由侍御史復出爲郡守盖慈祥愷悌雖于人無不愛然其剛毅正直之氣終不可以非法屈撓故未四十而挂冠以老又能以其餘年肆力于問學勇猛堅固轉不退輪爲海內賢豪驅先非常人明矣予等或見而知或聞而慕今其死矣云誰之依地阻官羈生芻曷致爲位而告

冤其聽之且予等與公同道爲朋生時何須識面同
氣相應來時自遍十方惟願我公照臨法會降此華
山鐘鼓齊鳴儼然其間富貴榮名無謂可樂此但請
壽以今視昔誠然一呼吸之間也平昔文章咸謂過
人不知愚者得之徒增口業智者比之好音過耳達
人大觀視之猶土苴也有子萬事足俗有是言也不
曰楊子雲法言白長慶樂天人至于今傳乎使待嗣
而後傳則古今有子者何限也須知孔子不以孔鯉
傳釋迦不以羅睺傳老聃不以子宗傳則公可以撫
掌大笑矣勿謂道家法力勝禪家道家固不能離道
而爲法也勿謂服食長生可冀公固不必矣何用長
生乎勿謂灌頂陽神可出公固精神在天矣又何用
勞神求出乎公但直信本心勿顧影勿疑形則道力
固自在也法力固自在也神力亦自在也再致我公
爲我傳語李維明維明者白下人名逢陽別號翰峰
仕爲禮部郎於贊爲同曹友於沆爲同年友皆同道
雅相愛慕者故并設位俾得與公會云

王龍谿先生告文

聖代儒宗人天法眼白玉無瑕黃金百鍊今其沒矣後將何仰吾聞先生少遊陽明先生之門既以一往而超詣中升西河夫子之坐遂至殁身而不替要以朋來爲樂苟不以不知而愠也眞得乎不遷不貳之宗正欲人知而信苟不以未信而懈也允符乎不厭不倦之理蓋修身行道者將九十歲而隨地雨法者已六十祀矣以故四域之內或皓首而執經五陵之間多繼世以傳業遂令良知密藏昭然揭日月而行中天頓令洙泗淵源沛乎決江河而達四海非直斯文之未喪實見吾道之大明先生之功于斯爲盛憶昔淮南兒孫希地猗與盛哉不可及矣今觀先生淵流更長悠也久也何可當哉所怪學道者病在愛身而不愛道是以不知前人付託之重而徒爲自私自利之計痛在尊名而不尊已是以不念兒孫陷溺之苦而務爲遠嫌逺謗之圖嗟夫以此設心是滅道也非傳道也是失已也非成已也先生其忍之乎嗟我先生唯以世人之聾聵爲念是故苟可以坐進此道

不敢解嘲也唯以子孫之陷溺爲憂是故同舟而遇
風則吳越必相救不自知其喪身而失命也此先生
付託之重所不能已也此予小子所以一面先生而
遂信其爲非常人也雖生也晩居非近地所爲凝眸
而注神傾心而悚聽者獨先生爾矣先生今既沒矣
予小子將何仰乎嗟乎嘿而成之存乎其人不言而
信存乎德行先生以言教天下而學者每咕嗶其語
言以爲先生之妙若斯也而不知其糟粕也先生不
貴也先生以行示天下而學者每驚疑其所行以爲
先生之不妙若斯也而不知其精神也是先生之所
重也我思古人實未有如先生者也故因聞先生之所
計也獨反覆而致意焉先生神遊八極道冠終古天
壽不二生欤若一吾知先生雖亡固存者也其必以
我爲知言也夫其必以我爲知先生也夫

羅近谿先生告文

戊子冬月二十四日南城羅先生之訃至也而先生
之沒實九月二日也夫去南城一水間耳往往至者不
能十月餘而先生之訃直至八十餘日而後得聞何

其緩也豈龍湖處僻往來者寡邪而往來者非寡恒知先生者寡也然吾聞先生之門如仲尼而又過之蓋不啻中分魯矣其知先生者宜若非寡將實未聞焉後世者如此其甚重也耶夫惟其視先生也不甚重則其聞先生之訃也自不容于不緩矣予是以痛恨好學者以故雖及門而終不知先生之所係于天下先生之沒而益信先生之未可以死也有告我者曰先生欲以是九月朔辭世長往故作別語以示多士多士苦不忍先生別於是先生復勉留一月與多士談談竟矣而後往耳今先生往矣無可奈何矣於是多士始乃拭淚含哀共捽先生別語以告四方之士若曰得正而斃吾師無忝曾參矣扶杖逍遥吾師不愧夫子矣豈惟不惜死又善吾死吾師至是真有得矣大爲其所喜故欲捽而傳之嗟乎先生之壽七十而又四矣其視仲尼有加矣夫人生七十古來所稀壽躋古希雖恒人能不惜死而謂先生惜死乎何以不惜死爲先生喜也且夫市井小兒辛勤一世贏得幾貫錢鈔至無幾也然及其將終也已死而復甦既

瞑而復視猶恐未得所托然者使有託也則亦幷心
膜目已矣先生平之謂何顧此歷代衣鉢竟不思
欲置何地乎其所爲勉留一日者何故或者亦恐未
得所托矣如使有託雖不善亦善也使未有托也
則雖善死先生不善也又何可以善亦稱先生也吾
謂先生正當垂絕之際欲慟不敢慟之時思欲忍亦
一再見焉而卒不可得者千載而下聞之猶堪斷腸
望之猶堪墮淚此自是其至痛不可幷忍而謂先生
忍亦而不惜可乎蓋惜亦莫甚于先生者吾恐更有
甚于多士之惜先生之亦也何也天既喪予予亦喪
天無父則望孤無子而望絕矣其爲可悲可痛皆一
也若如所云則千聖之衣鉢反不如庸夫之一貫市
井小兒猶不忍于無托也而先生能忍之矣又何以
爲先生也方聞訃時無念僧深有從旁贊曰宜即爲
位以告先生之靈予時蓋嘿不應云既而臘至矣歲
又暮矣既而改歲復爲萬曆己丑又元月又二月春
又且分也深有曰某自從公游于今九年矣每一聽
公談談必首及王先生也以及先生矣未之冬王公

計至公即爲文告之禮數加焉不待詔也憶公告甚
曰我于南都得見王先生者再羅先生者一及入滇
復於龍里得再見羅先生焉然此丁丑以前事也自
後無歲不讀二先生之書無日不談二先生之腹今
某聽之親切而有味詳明而不可厭使有善書者執
管侍側當疾呼手腕脫矣當不止十紙百紙雖千紙
且有餘矣今一何嘿嘿也且丙戌之春某將杖錫南
遊公又告某曰急宜上昕江見羅先生于時龍溪王
先生欤矣戊子之夏某復自南都來至傳道羅先生
有書欲抵南都云趣此大比之秋四方士大夫會一
入秣陵以爲群聚得朋計公即爲書往焦弱侯所羅
先生今茲來慎勿更蹉過恐此老老矣後會難可再
也既又時時物色諸旴江來者稍道羅先生病語病
又稍稍張皇矣公告某曰先生既病當不果南下矣
然先生實無甚病也吾觀先生骨剛氣和神完志定
勝似王先生王先生尚享年八十六先生即不百歲
亦當九十決不欤也然某規公似疑羅先生病欲欤
者而竟絕口不道羅先生欤試屢問之第云先生不

死先生決不死今羅先生實死矣更嘿嘿何也嗟乎
予嘿不應不知所以應也盖予自聞先生訃來似在
夢寐中過日耳乃知眞哀不哀眞哭無涕非虛言也
我今痛定思痛回想前事又似大可笑者夫謂予不
思先生耶而予實思先生謂予不知先生耶而予實
知先生深也謂予不能言先生耶而能言先生者實
莫如予乃竟口不言心不思筆不能下雖予亦自不
知其何說矣豈所謂天喪予予喪天無父何怙無子
而[illegible]孤者耶今予亦既老矣雖不曾親受業于先生
之門而願買田築室厝骸于先生之旁者念無時而
置也而奈何遂聞先生死也然惟其不曾受業于先
生之門也故亦不能遍友先生之門下士而知其孰
爲先生上首弟子也意者寧無其人特恨未見之耳
言念先生束髮從師舍身爲道一上春官蜚聲鎖院
而出世夙念眞結肺腸有道之思恐孤師友於是上
下四方靡足不騁咨詢既竭步趨遂正飲河知足空
手歸來越又十年歲當癸丑乃對明庭釋褐從政公
庭訟簡委虵樂多口舌代鈇論心無競胥徒令史渾

如其家即仕而學不以仕廢即學稱仕何必仕優在
朝如此居方可知曰公既然家食何如堂前擊鼓堂
下唱歌少長相隨[illegible]坐此則先生七十四歲以
前之日恒如此[illegible]大江之南長河之北招提梵
刹巨浸名區[illegible]手同遊在在成聚百粤東甌羅施鬼
國南越閩越[illegible]新髮鳥語人跡罕至而先生
[illegible]汁淋漓周遍鄉野[illegible]童樵豎釣老漁翁市
[illegible]少年公門[illegible]健行商坐賈織婦耕夫窮廬名儒衣
冠大盜此但[illegible]則愛不[illegible]問所由也況夫布衣韋帶
水宿巖栖白面書生青衿子弟黃冠白羽緇衣大士
縉紳先生象笏朱履者哉是以車轍所至奔走逢迎
先生抵掌其間坐而談笑人望丰采士樂簡易解帶
披襟八風時至有柳士師之寬和而不見其不恭有
大雄氏之慈悲而不聞其無當同流合汙狂簡斐然
良賈深藏難識易見居柔處下非鄉愿也泛愛容衆
眞平等也力而至巧而中是以難及大而化聖而神
夫誰則知益先生以是自度亦以是度人七十餘年
之間東西南北無虛地雪夜花朝無虛日賢愚老幼

貧病責富無虛人矣伊及門若此其專且久有不能
得先生之傳者乎吾不信也先生幸自慰意焉予雖
老尚能驅馳當不辭跋涉爲先生訪求門下士誰是
眞實造詣得者得即焚香以告以妥先生之靈曰予
今而後而知先生之可以永也眞可以不惜永眞非
徒自善其永者之比也而予痛恨先生之永之心可
以釋矣若孔子之與顏君言也直曰今也則亡未聞
好學者也是謂無子而望絕也先生不如是也

祭無祀文 代作

窮以生而爲人不得所依則不免凍餒而疾病作是
故聖帝明王知而重之仁人君子見而矜之于是設
養濟之院建義社之倉以至鄰里鄉黨之相賙車馬
輕裘之共敝皆聖帝明王所謂煢獨之哀仁人君子
之所以周急也而後四海始免怨號之夫矣而豈徒
然也哉永而爲鬼不得所依則誰爲享奠而疫癘作
是故聖帝明王哀而普度仁人君子憐而設饗于是
乎上元必祭中元必祭以至清明之節霜降之夕無
不有祭蓋我 太祖高皇帝之所諄切更 列聖而

不敢替者又不獨古聖昔王相循已也而後天下始無幽愁之鬼矣而豈無謂也哉何也聖帝明王與仁人君子皆神人之主也不有主將何所控訴乎又何以諧神人而協上帝通幽明而承天休也生人之無依者又是何等若文王所稱四民其大槩也死人之無依者又是何等若我　太祖高皇帝所録死亡至詳悉也是故京則祭以上卿郡則祭以大夫邑則祭以百里之侯至于鄉祭里祭村祭社祭以及十家之都咸皆有祭而唯官祭則必以城隍之神主之前此一日本官先行牒告臨期詣壇躬請祭畢乃敢送神以歸而後妥焉此豈無義而聖人爲之哉此豈諂黷于無祀之鬼空費牲幣以享無用而　太祖高皇帝肯爲之哉今茲萬曆丁酉之清明是夕也自京國郡國以至窮鄉下里莫敢不欽依　令典相隨赴壇而祭或設位而祭矣况我沁水坪上仁人君子比屋可封生人無依尚仰衣食鬼苟乏祀能不望祭乎所恨羈守一官重違鄉井幸茲讀禮先廬念君蒿之悽愴因思親以及親爲位比部請僧諷經自今夕始矣凡

百無主鬼神有飯一飽無瘟疫之宗有錢分授無爭人
我是所願也抑子更有說焉凡爲人必思出苦更于
苦中求樂凡爲鬼必愁鬼趣更于趣中望生乃可若
但得飽便足得錢便歡則志在錢飽耳何時得離此
苦趣耶醉飽有時幽愁長在吾甚爲諸鬼慮之竊聞
阿彌陀經等金剛經等諸佛眞言等衆僧爲爾宣言
再三再四皆欲爾等度脫鬼倫即生人天或趣佛乘
或皈西方者誠可聽也非但欲爾等一飽已也又聞
地藏王菩薩發願欲代一切地獄衆生之苦此夕隨

緣在會有話須聽又聞面然大士統領三千大千神
鬼與爾等相依日久非不欲盡數超拔爾等第亦無
奈爾等自家不肯何耳今爾等日夜守著 大士瞻
仰 地藏菩薩可謂最得所主矣幸時時聽其開導
毋終沈迷則我此壇場其爲諸鬼成聖成賢生人生
天之場大非偶也若是則不但我坪上以及四境之
無祀者所當敬聽即我宗親幷內外姻親諸凡有人
奉祀者亦當聽信予言必求早早度脫也雖有祀與
無祀不同有嗣與無嗣不同然無嗣者呼爲無祀之

鬼有嗣者亦呼爲有祀之異揔不出鬼域耳揔皆鬼也我願一聽此言也我若狂言無稽面然　太士必罰我　地藏王菩薩必罰我　諸佛大聖衆必罰我　諸古昔聖君賢相仁人君子必罰我兼我　太祖高皇帝　成祖文皇帝以及　列聖皆當罰我矣不敢不敢不虛不虛謹告

篁山碑文 代作

篁山菴在江西饒州德興縣界萬山中其來舊矣而人莫知山有靈氣唐元和間有張菴孫者修眞得道于此迨勝國至元里人胡一眞又于此山修眞得道去相傳至今山蓋有二眞人焉嗣後山缺住持菴院幾廢失今不修將不免爲瓦礫之場矣一興一廢理固常然既廢復興寧獨無待此僧眞空之所爲作也眞空少修戒律行遊京師從興聖禪師說戒比還故里纔到舟次忽感異夢彷然若見觀音大士指引入篁山修行者歸而問人人莫曉也眞空遂發願願此生必見大士乃已撥草窮源尋至其地果見大士儼然在于廢院之中眞空不覺進前拜禮伏地大哭于

是復矢心誓天務畢此生之力修整舊刹復還故物
苦行齋心戒律愈厲居民長者感其至誠協賛募化
小者輸木石大者供糧米未及數年而菴院鼎新聖
像金燦朝鐘暮鼓燈火煌煌非但大士出現僧衆有
阪且與山氓野叟巖畔樵夫同係佛日獲大光明向
之悶然莫曉其處者今日共登道場皆得同遊于淨
土矣向非眞空嚴持有素則大士必不肯見夢以相
招又非發願勤渠禮拜誠篤則居民又安肯捐身割
愛以成就此大事乎固知僧律之所係者重也佛說
六波羅蜜以布施爲第一持戒爲第二眞空之所以
能勸修者戒也衆居士之所以布施者爲其能持戒
也眞空守其第二以獲其第一而衆居士出其第一
以成其第二可知持戒固重而布施尤重而布施者
比持戒爲益重所謂靑于藍也衆居士可以踊躍諸
歎同登極樂之鄉矣千千萬萬刼寧復是此等鄉里
之常一耶持戒者寧爲第二而使世人盡居第一布
施波羅蜜極樂道場所謂靑出于藍也僧眞空雖居
衆人後實居衆人前蓋引人以皈西方其功德益無

比也予是以益爲眞空喜也向兩眞人已去今持戒
眞人復繼之千餘年間成三眞人然戒眞人念佛勤
皈依切定生西方無疑人日如見向者兩眞人幸一
招之毋使其或迷於小道則戒眞人之功德益溥矣
茲因其不遠數千里乞言京師欲將勒石以記予以
此得與西方之緣戒眞人見今度予也予其可以不
記乎若其中隨力散財之多寡隨分出力之廣狹與
工于某年月訖工于某時日殿宇之宏敞僧房之幽
邃以至齋堂厨舍井竈之散處共中最肯協贊之僧
衆最肯竭力之檀越各細書名字于碑之陰矣

李生十交

或問李生曰子好友今兩年所矣而不見子之交一
人何曰此非若所知也予交最廣蓋舉一世之人毋
有如予之廣交者矣予交有十十交則盡天下之交
矣何謂十其最切爲酒食之交其次爲市井之交如
和氏交易平心閔氏油價不二次交之我亦交之汝
今久矣日用而不知也其三爲遨遊之交其次爲坐
談之交遨遊者遠則資舟近則譚笑謔而不爲虐億

而多奇中雖未必其人何知亦可以樂而忘返去而見思矣技能可人則有若琴師射士棋局畫工其人焉術數相將則有若天文地理星曆占卜其人焉其中達士高人未可即得但其技精則其神王決非拘牽齷齪卑卑瑣瑣之徒所能到也聊以與之遊不令人心神俱爽賢於按籍索古談道德說仁義乎以至文墨之交骨肉之交心膽之交生死之交所交不一人而足也何可謂予無交又何可遽以一人索予之交也哉夫所交眞可以託生死者予行遊天下二十

多年未之見也若夫剖心析肝相信意者其唯古亭周子禮乎肉骨相親期於無斁予於死友李維明蓋庶幾焉詩有李書有文是矣然亦何必至是苟能心于翰墨蜚聲於文苑能自馳騁不落蹊徑亦可玩適以共老也唯是酒食之交有則往無則止不往然亦必愛賢好客貧而整富而潔者乃可往耳愛客爲上好賢次之整而潔又次之然是酒食也最日用之第一義也予唯酒食是需飲食宴樂是困則其人亦以飲食爲媒而他可勿論矣故愛客可也好賢可

也整而潔亦可也無所不可故無不不友而况傾盖交歡飲水可肥無所用媒者哉已矣故今直道飲食之事以識予交遊之最切者飲食之人則人賤之予願交汝幸勿棄也

自贊

其性褊急其色矜高其詞鄙俗其心任癡其行率易其交寡而面見親熱其與人也好求其過而不悅其所長其惡人也既絕其人又終身欲害其人志在温飽而自謂伯夷叔齊質本齊人而自謂飽道飲德分明一介不與而以有莘藉口分明毫毛不拔而謂楊朱賊仁動與物迕口與心違其人如此鄉人皆惡之矣昔子貢問夫子曰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若居士其可乎

贊劉諧

有一道學高屐大履長袖闊帶綱常之冠人倫之表拾紙墨之一二竊唇脗之三四自謂眞仲尼之徒焉時遇劉諧劉諧者聰明士見而哂曰是未知我仲尼兄也其人勃然作色而起曰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

夜子何人者敢呼仲尼而見之劉諧曰怪得羲皇以上聖人盡日燃紙燭而行也其人嘿然自止然安知其言之至哉李生聞而善曰斯言也簡而當約而有餘可以破疑網而昭中天矣其言如此其人可知也蓋雖出于一時調笑之語然其至者百世不能易

李氏文集卷之十一